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陸潮愈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二十五

論語七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章

季氏八佾止是多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夫子就其事責之若三家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夫子引其詩以曉之人傑

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為不安然見這八佾人數熱閙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過絕天理失其初心也

子升問集注兩說不同曰如今亦未見聖人之言端的是如何如後說之意亦自當存蓋只此便是天理發處聖人言語固是旨意歸一後人看得有未端的處大率意義長者錄在前有當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

如放於利而行多怨或者又說求利而不得則自多

怨天尤人此意亦自是但以意旨觀之人怨之說為分曉故只從一說木之

居父問是可忍也後說恐未安聖人氣象似不如此暴露曰前日見趙子欽亦疑此亦是但聖人亦自有大段叵耐人處如孔子作春秋是大段叵耐忍不得處賀孫

問是可忍也范氏謂季氏罪不容誅莫是有不容忍之意否曰只大槩如此說不是有此意時舉

三家者以雍徹章

問三家者以雍徹曰這箇自是不當用更無可疑問是成王賜周公曰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公道是成王賜便不敢道不是了雍詩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阜

問雍徹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

之時舉

問范氏以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惟用以祀周公於大廟非使魯君亦得以用之也不如伊川斷然便道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曰然范先王說書大抵言語寬所以至此榦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若大夫有不善合當諫正者亦不可但已孔子謂季氏八佾與三家雍徹之事又却不然人傑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如禮樂何謂其不奈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儒用錄云不莊不敬不和不樂便是不仁暴慢鄙詐則無如禮樂何矣譬如不善操舟必不奈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奈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曰看其文勢卻是說玉帛鐘鼓之禮樂也人傑。儒用同

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雖是好底事心既不在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醒了如人身體麻木都不醒了自是與禮樂不相干事所以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只是一箇求放心更無別工夫或曰初求放心時須是執持在此不可令他放曰也不用擒捉他只是要常在這裏或曰只是常常省察照管得在便得不可用心去把持擒捉他曰然只知得不在才

省悟便在這裏或曰某人只恁擒制這心少間倒生出病痛心氣不定曰不是如此只是要照管常在此便得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著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𤕤人而不仁則其心已不是其心既不是便用之於禮樂也

則是虛文決然是不能為心既不正雖有鐘鼓玉帛亦何所用卓

人而不仁如禮何而今莫説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了夔孫

蜚卿問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無惻隱之心則禮樂皆為虛文曰此仁是指全體而言不是指惻隱可學

希真問人而不仁與不能以禮讓為國皆曰如禮何意

同否曰人而不仁是以仁對禮樂言不以禮讓是以禮之實對禮之文言能以遜讓為先則人心感服自無乖爭凌犯之風恪

或問集註云禮樂不為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强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强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集注

集注云禮樂不為用是如何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不奈那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若不仁之人與禮樂自不相關了譬如無狀之人去讀語孟六經語孟六經自是語孟六經與他即無干涉又安得為之用時舉

或問人而不仁注下數語曰其如禮樂何哉是奈他不下禮樂不為之用也是不為我使我使他不得雖玉帛交錯不足以為禮雖鍾鼓鏗鏘不足以為樂雖有

禮而非禮雖有樂而非樂因言季氏當初成王不賜伯禽不受則後人雖欲僭亦無樣子他也做不成又曰觀天子之禮於魯宋宋是三王後有天子之禮當時諸侯皆不識天子之禮皆於魯宋觀之節

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汎說不是以此說仁體若曰義者天下之正理也得義剛

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說得自好只是太寛須是說仁是本心之全德便有箇天理在若天理不在人欲横

肆如何得序而和時舉

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踈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銖

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此說太寛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又問仁是合知覺與理而為之與捨知覺而為之與曰仁自是知覺又問知

覺是仁中之一件否久之曰生底是仁又曰仁義禮智是四箇根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根上所發底苗又曰生是元長是亨收斂是利藏是貞只是一氣理無形故就氣上看理也是恁地次日又曰仁是根愛是苗又曰古人言仁多以慈祥愷悌易則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何嘗以知覺為仁又曰程子曰仁是理此說太寬如曰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說却是緊要底問仁如何包四者曰易便說得好元者

善之長義禮知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又曰義禮知無仁則死矣何處更討義禮知來又曰如一間屋分為四段仁是中間緊要一段孟子言仁人心義人路後不言義者包義在其中如克己復禮為仁亦是恁地節

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

之際其於禮樂判為二物如猿狙衣周公之服一般其如禮樂何伊川所謂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所謂正理即心之德也若天理不亡則見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来自然有序而和若是胷中不有正理雖周旋於禮樂之間但見得私意擾擾所謂升降揖遜鏗鏘節奏為何等物不是禮樂無序與不和是他自見得無序與不和而禮樂之理只在也曰只是如此南升

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據李氏之說則指在外之禮樂言之如玉帛鐘鼓之類程先生所謂無序而不和却是主在内者言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緣在我者無序而不和故在外之禮樂亦不為我用又問仁義禮智皆正理也而程子獨以仁為天下之正理如何曰便是程子之說有太寛處此只是具恁寛說曰是以其專言者言之否曰也是如此廣

問集注舉三說若游氏則言心程氏主理李氏謂待人

而後行曰所疑者何曰今觀前二說與後說不相似曰仲思以為如何曰此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在乎人也曰恁地看則得之道夫

問呂氏曰禮樂之情皆出於仁此語似好曰大槩也只是如此問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如何曰此說好問曾見先生說仁者心之德義禮智皆心之德否曰都是只仁是箇大底問謝氏曰未能顛沛造次

由於是故如禮何未能不憂故如樂何似說得寬曰他只似做時文用故事也不必恁地問程先生尹先生皆以仁為正理如何是正理曰只是正當底道理

餘。集義。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林放問禮章先生謂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為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

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即萎落矣　廣

林閒一問林放問禮之本而孔子并以喪告之何也曰喪亦是禮奢底是禮之吉者喪是禮之凶者　節

辛適正問林放問禮之本何故只以喪禮答之曰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泛以吉禮而言下句專指凶禮而言然此章大意不在此須看問答本意孔子

只是答他問禮之本然儉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爲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僩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曰其他冠婚祭祀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卓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注易為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滑淨無些礙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人纔太滑熟亦便少誠實曰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答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来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来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来奢而言之蓋追說耳如堯土堦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為儉後来人稱為儉耳東坡說忠質文謂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来文便

稱為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曰三綱五常亦禮之本否曰初頭亦只有箇意耳如君臣亦只是箇誠敬而已未有許多事 淳

問禮之本曰初間只有箇儉戚未有那文儉戚是根有這根然後枝葉自發出來又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底儉又不類曰儉亦不是故意儉元初且只有汙樽抔飲之類毅父問先生舊說儉戚且是近本曰對奢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若論禮之本則又在儉戚

之前未用如此說得時舉

奢易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與其過也寧不及不及底可添得夔孫

問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某看來奢易是務飾於外儉質是由中曰也如此說不得天下事那一件不由心做但儉戚底發未盡在奢易底發過去了然都由心發譬之於花只是一箇花心却有開而未全開底有開而將離披底那儉質底便猶花之未全開奢易底便

猶花之離披者且如人之居喪其初豈無些哀心外
面裝點得来過當便埋沒了那哀心人之行禮其初
豈無些恭敬之心亦緣他裝點得来過當便埋沒了
那恭敬之心而今人初以書相與莫不有恭敬之心
後来行得禮數重復使人厭煩那恭敬之心便埋沒
了或問易字集注引孟子易其田疇之易是習熟而
平易之意否曰易只是習得来熟似歡喜去做做得
来手輕足快都無惻怛不忍底意思因舉檀弓喪事

欲其縱縱耳與曲禮喪事先遠日皆是存惻怛不忘之意也燾

故叔器說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曰林放若問禮之大體便包得濶今但問本似未為大然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蓋有那本時文便在了若有那文而無本則豈得為禮易其田疇之說蓋由范氏喪易而文之語推之治田者須是經犂經𣚚治

得窒礙方可言熟也若居喪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則哀戚必不能盡故曰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如楊氏汙罇抔飲之説他是就儉説却不甚親切至於喪不可以徑行直情一句大覺文意顛倒後面云則其本戚而已却似與前面無收殺此須是説居喪先要戚然却不可無哀麻哭踊之數以爲之節如此説方得今却説得衰麻哭踊似是先底却覺語意不完龜山説話多如此不知如何却是范氏儉者物之

質戚者心之誠二語好又曰人只習得那文飾處時自是易忘了那朴實頭處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義剛

楊氏謂禮始諸飲食燔炙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但以火爔石其石既熱却以肉鋪其上爇而食之安有爵俎籩豆也然方其為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煩而質滅矣故云與奢寧儉又云楊説喪不可直情而徑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

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於哀戚為之毀泣擗踴所以節之其本則戚而已楊氏語多如此所以取彼處亦少○子蒙問林放問禮之本夫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皆未為合禮然質乃禮之本過於文則去本已遠且禮之始本諸飲食汙樽而抔飲蕢桴而土鼓豈不是儉今若一向奢而文則去本已遠故寧儉而質喪主於哀戚故立衰麻毀踴之數以節之今若一向治其禮文而無哀戚之意則去本已遠故寧戚

而質乃禮之本曰也只是如此南升

問易乃慢易如何范氏以為喪易而文曰易也近文易字訓治不是慢易簡易之易若是慢易簡易聖人便直道不好了如何更下得與其字只此可見榦

夷狄之有君章

問夷狄之有君一章程氏注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注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何如曰只是一意皆是譏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

君也義剛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無君且勝之者此說無意義振

問范氏呂氏皆以為夷狄有君而無禮義不如諸夏之無君而有禮義恐未當曰不知他如何恁地說且如聖人恁地說時便有甚好處不成中國無君恰好問亡莫只是有無君之心否曰然榦

季氏旅於泰山章

問季氏旅於泰山一段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

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因舉太子申生秦將祀予事時舉

問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曰聖人也不曾是故意為季氏說只是據事說季氏聞之自當止

君子無所爭章

問君子無所爭章曰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語勢是如此

南升

其爭也君子言爭得來也君子銖

問其爭也君子只是横渠說爭為辭遜底否曰然畢竟是為君子之爭不為小人之爭榦

巧笑倩兮章

素以為絢不知是何詩若以為今碩人詩則章句全且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因說古人繪事未必有今人花巧如雲字雷字見筆談偺〇去偽同

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似有質須待禮有素須待絢曰不然此質却重當素以為絢言人有好底姿容材質又有口輔之美盼倩之佳所以表其質也此見素以為質而絢以文之也起予之義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為言正所以啓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子蒙

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處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

言而後有所啓發耶然聖人胷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是無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柄

夏禮吾能言之章

問夏禮吾能言之所謂禮是說制度文章不是說三綱五常如前荅子張所問者否曰這也只是說三綱五常問吾能言之是言甚事曰聖人也只說得大綱須是有所證方端的是則吾欲證之證之須是杞宋文

獻足方可證然又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證其言古禮今不復存如周禮自是紀載許多事當時别自有箇禮書如云宗伯掌邦禮這分明自有禮書樂書今亦不可見賀孫

問文獻曰只是典籍賢人若以獻作法度却要用這憲字問徵字訓成字如何曰也有二義如此只是證成之故覣徵字元成又曰這一段中庸説得好説道有宋存焉便見得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

些商禮在 𠍅

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杞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土地極小財賦不多故寧甘心自降為子男之國而其朝覲貢賦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書之非貶之也 僩

問夏禮吾能言之章以中庸參看殷猶可考夏之文獻不足尤甚曰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如滕國亦小隱十一年来朝書侯桓二年来朝書子解者以為桓公弑君之賊滕不合朝之故貶稱子某嘗疑之以為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来朝之罪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

豈所謂惡惡止其身耶後来因沙隨云滕國至小其朝覲貢賦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産嘗爭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即其事也春秋之世朝覲往来其禮極繁大國務吞并猶可以辦小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辦之其自降為子而一切從省者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人

則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此而獨責併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强陵弱尊大抑小其心不公之甚故今觧春秋者某不敢信正以此耳胡泳

禘自既灌而往者二章

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祫乃合群廟皆在當以趙匡之說為正從周方子録云所自出之帝無廟○

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併群廟之主皆祭

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之説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説廣云觀禘祫兩字之義亦可見曰禘只是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請他那始祖之尊長來相熱樂相似廣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意曰這其實也只説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著恁地説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説灌以後不足觀

又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

灌不同灌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著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其

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賀孫

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何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時舉

問呂氏以未盥之前誠意交於神明既灌而後特人事耳如何曰便是有這一說道是灌以前可觀以後不

必觀聖人制禮要終始皆盡誠不必如此說榦

李公晦問知其說者之於天下者也其如示諸斯乎曰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節

咒之間禘之說治天下如指諸掌恐是至誠感動之意曰禘是祭之甚遠甚大者若其他四時之祭及祫祭祭止於太祖若禘又祭其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后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蓋無廟而祭於祖

廟所以難以答或人固是魯禘非禮然事體大自是
難說若主祭者須是極其誠意方可感格賀孫
問或問禘之說集注所謂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
此何也蓋祭祀之事以吾身而交於鬼神最是大事
惟仁則不死其親惟孝則篤於愛親又加之誠敬以
聚集吾之精神精神既聚所謂祖考精神便是吾之
精神豈有不來格者曰看得文字皆好南升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

曾奉養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答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為大節目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祔於始祖之

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不是大叚見得義理分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髙以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 明作

叔共問禘之說曰尋常祭祀猶有捉摸到禘時則甚渺茫蓋推始祖之所自出者而祭之於始祖之廟以始

祖配之其所禘者無廟無主便見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有窮已若非誠敬之至何以及此故知禘之說則誠無不格此聖人所以難言也　時舉

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如何曰幽明只是一理若是於那渺茫幽深之間知得這道理則天下之理皆可推而明之矣　恪

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為難矣先王報本反始之意雖莫深於禘如何纔知其說便

能於理無所不明曰此是理之至大者蓋人推至始祖則已極矣今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焉則其理可謂窮深極遠矣非仁孝誠敬之至何以及此能知此則自然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真不為難矣廣

子升問禘之説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絶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

大段濶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於治天下不難也木之

問知禘之説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天下不難治此只是說聖人窮盡物理而無一念之不實雖至幽至遠之神猶能感通則其治天下自是明且易否曰此是說禘與他祭不同當看那禘字義剛言禘是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蓋遠而易忘人情所不追念者而乃

能感而通之非仁孝誠敬之至孰能與此曰然義剛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這鬼神生死之理却怕上蔡見得看他說吾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說

得有道理如説非其鬼而祭之一段亦説得好　賀孫

問知禘之説何故治天下便易曰禘諸公説得也多頭項而今也見不得集注中且依約如此説或問以魯人僭故孔子不説否曰也未必是如此不知只是不敢知或曰只是知得報本否曰亦不專是如此中庸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亦如此説蓋禘是箇大祭那裏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處是了便也自易曰恐此只是既知得報本又知得明

分又知得誠意否曰是此處游氏說得好祭統中說祭有十倫亦甚好子細看方知得不是空言淳

或問禘之說曰謝氏云全得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此說好苟能全得自家精神則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子蒙

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先生首肯曰是淳

祭如在章

問祭如在人子固是盡誠以祭不知真可使祖宗感格否曰上蔡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个根苗来如樹已枯朽邊傍新根即接續這正氣来 寓

或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雖孝敬不同而如在之心則一聖人萬一有故而不得與祭雖使人代若其人自能極其恭敬固無不可

然我這裏自欠少了故如不祭時舉

正甫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如在祭外神亦如神在愛敬雖不同而如在之誠則一吾不與祭而他人攝之雖極其誠敬而我不得親致其如在之誠此心終是闕然倪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

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禮雖不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於心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

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怳忽之間也南升

問祭神如神在何神也曰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曰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只是心誠則能體得鬼神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祀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了曰如非所當祭而祭則為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

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待
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 淳

問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恐是自
家心裏以為有便有以為無便無曰若只據自家以
為有便有無便無如此却是私意了這箇乃是自家
欠了他底蓋是自家空在這裏祭誠意却不達於彼
便如不曾祭相似 燾

子善問鬼神范氏解祭如在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

誠則無其神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旣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卽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賀孫

與其媚於奥章

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已緊要是媚字不好如夫子事君盡禮也何嘗是媚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便道夫子媚奥故夫子都不答他只道是不如此獲罪於

天則無所禱何為媚奥亦何為媚竈逆理而動便獲罪於天問此兩句恐是時人有語故問曰何謂也曰恐是如此榦

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奥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奥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

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升

周問獲罪於天集註曰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抑得罪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體即謂之天其主宰即謂之帝如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是上面有箇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說真有箇三清大帝著衣服如此坐耳銖

問註云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人若順理而行則心平氣和而自然安裕若悖理傷道非必有所謂天禍人刑而其胷次錯亂乖氣充積此即是獲罪於天否曰固是如此也不消說道心氣和平這也只見有為惡幸免者故有此說然也不必說道有無人禍

天刑即是纔逆理便自獲罪於天賀孫

或問竈陘曰想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義剛

問五祀皆設主而祭於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奥曰譬如祭竈初設主於竈陘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奥以成禮凡五祀皆然但亦有不可曉者若被人問第二句便曉未得問以何人為尸便曉不得五祀各有主未祭及祭畢不知於何處藏是無所考也賀孫

周監於二代章

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是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為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南升

夫子得志大槩從周處多道夫

問吾從周曰孔子為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略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今法令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僩

子入太廟章

問子入太廟每事問曰雖是有司之事孔子亦須理會但其䆁物須有人家無者故見不得今入宗廟方及見之亦須問方得南升

子入太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賀孫

子入太廟每事問宗廟朝廷重事自用謹雖知亦問曰是當然必有差失處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忽之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諄復其中已有意以為易曉而忽之不囑者少間事之差處都由那

忽處生個

射不主皮章

說射不主皮章曰夫子亦非是悪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義剛

或問射不主皮是絶不取於貫革曰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可以

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略中而已葢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然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了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時舉

或問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先生舉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舉詩舍矢如破曰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主於觀德却不全是祼股肱決射御

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倪同植

古人用之戰鬬須用貫革之射若用之於禮樂則觀德而已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則是前此用兵之時須用貫革之射今則不復用矣又曰郭先生云弓弩之制被神宗改得不好高宗亦嘗如此說又曰郭先生謂古人射法易學今人射法難學渠須理會得郭先生論弓弩及馬甚精南升

問明道說此與為力而射者不同科伊川曰功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此二說都就本文上添了字多方解得恐未穩曰便是如此這處自是甚分明又問明道曰射不專以中為善如何曰他也只是一時間恁地說被人寫放册上便有礙如內志正外體直只要箇中不要中要甚底問主皮如何說曰皮字看來只做箇貫革字主便是主於貫革因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𩁹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或問論語數段曰依文解義只消如此說只是更要看他聖人大底意思且如適間公說愛禮存羊一段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益自家意思方寛展方有箇活動長進處僩

居父問餼羊注云特羊曰乃專特之特非牛也特牲用

特皆是特用一牛非指特為牛也賀孫

事君盡禮章

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盡禮處銖

君使臣以禮章

或説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講者有以先儒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為非者其言曰君使臣不以禮則臣可以事君而不忠乎君使臣不以禮臣則有

去而已矣事之不以忠非人臣之所宜為也先生曰此說甚好然只說得一邊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有警君之意亦不專主人臣而言也如孟子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此豈孟子教人臣如此哉正以警其君之不以禮遇臣下爾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去僞

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恐只是說泛然之臣若任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義剛因問孟子此章前輩皆謂有圭角如何安卿言孟子恐只是為戰國人君而設曰也是理當如此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為臣下當忠而不

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迹多不肯分明説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使君能盡禮則君臣劉地長久義剛

關雎樂而不淫章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止於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鐘鼓琴瑟若

沉湎淫泆則淫矣僩○又云是詩人得性情之正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中人作盖宮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則哀不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鍾鼔琴瑟則樂不過其則此其情性之正也銖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

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淳

問關雎之詩得情性之正如此學者須是玩其辭審其音而後知之曰只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也難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南升集○

注

問審其音如何曰辭氣音節亦得其正如人傳嵇康作廣陵散操當魏末晉初其怒晉欲奪魏慢了商弦令

與宮弦相似（宮為君商為臣）是臣陵君之象其聲憤怒躁急

如人鬧相似便可見音節也（銖）

講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有引明道之說為證者哀

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此言無傷善與所謂

哀而不傷者如何講者云為其相似故明道舉以為

證否曰不然無傷善與哀而不傷兩般樂而不淫哀

而不傷是言哀樂中節謂不傷為無傷善之心則非

矣（謨）

哀公問宰我章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為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為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寃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賀孫

或問有以使民戰栗為哀公之言者曰諸家多如此說

却恐未然恐只是宰我之辭上有一曰字者宰我解
周人以栗之義故加一曰字以發其辭耳子聞之曰
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蓋云駟不及舌言豈
可以輕發邪言出宰我之口入哀公之耳矣豈可更
諫而追之哉
問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三句有别否曰亦有
輕重然社也無說話便待宰我當初荅得好也無說
話况使民戰栗之語下面又将啓許多事邪淳

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駟不及舌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木之

管仲之器小哉章

問管仲小器曰緣他器小所以做出來事皆如此燾

或説管仲器小章義剛言使仲器局宏濶須知我所為功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不説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義剛

管仲器小陶凡云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子蒙

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意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恐不可做三娶說明作

問管仲之器小哉集註云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曰度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施設處說。僩

集注

林聞一問度量褊淺規模卑狹只是一意否曰某當時下此兩句便是有意因會坐間朋友各說其意叔重云度量褊淺言容納不得也管仲志於功利功利粗成心已滿足此便器小處盖不是從反身修德上做来故規模卑狹奢而犯禮器小可知器大則自知禮矣時舉云管仲以正天下正諸侯為莫大之功却不知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底事更大於此此所以為

小也先生曰必兼某上面兩句方見得他規小葢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縁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

於已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或云王伯之分固是如此然邵康節多説皇帝王伯之道不知皇帝與王又有何異同是時使之然耶曰此亦是其德有厚有薄皇與帝終是自然然黄帝亦曾用兵戰鬬亦不是全然無所作為也時舉

問管仲之器小哉器莫只是以資質言之否曰然若以學問充滿之則小須可大曰固是曰先生謂其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此二句盡得器小之義否曰前日亦要改度量作識量蓋才說度量便只去寛大處看了人只縁見識小故器量小後又思量亦不須改度量是言其資質規模是言其所為惟其器小故所為亦展拓不開只欲去後面添說所以如此者只縁不知學以充之之意管仲只縁器量小故才做得他這些

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犯禮奢與犯禮便是那麄小底影子若是麄大者自然不至如此看有甚功業䖏之如無胡文定春秋傳却只以執轅濤塗一事為麄小此太拘泥因言管仲相桓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得如此休㨿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盖才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

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煞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廣

問管仲之器小哉此是孔子說管仲胷中所蘊及其所施設處將器小二字斷盡了蓋當時之人只見管仲有九合之功將謂他大處大故孔子却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做出來僅能以功利自强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蓋奢與僭便是器小之人方肯做然亦只是器小底人一兩件

事看得來孔子𢇁小兩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是箇褊淺卑狹底人曰管仲固是用私意小智做出來今為管仲思量看當做如何方得某云須如孟子告齊梁之君若不可則休曰是時周室猶未衰此最是難事合為他思量直卿云胡文定公云當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是時天王又做不起桓公係是方伯了也做不得是時楚強大幾無周室若非桓公出來也可慮但管仲須相桓公伐楚了却令桓公入相于

周輔助天子曰是時有毛韓諸公皆為天子三公豈肯便信得桓公過便放桓公入來又云若率諸侯以朝王如何曰也恐諸公未肯放桓公率許多諸侯入

周來此事思量是難事又也難說南升

問規矩如何為大槩曰這一箇物事方只是這一箇物事方不能令其他底方如規可以令天下物事圓矩可以令天下物事方把這一箇矩看要甚麽皆可以方非大槩而何節

蕭景昭舉楊氏曰道學不明而王伯之畧混為一塗故

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

知禮先生曰恐混為一塗之下少些曲折蓋當時人

但見有箇管仲更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為儉又

疑不儉之為知禮時舉

問管仲小器曰只為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之功揚雄説得極好大器其猶規矩準繩無施

不可管仲器小只做得這一件事及三歸反坫等事

用處皆小上蔡說得来太小如曰則其得君而專政夫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禀去做管仲資禀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来不是自聖賢門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

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出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一作跡淺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内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虜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寛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寛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

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又曰漢唐與齊晉之時不同漢唐甚倉猝又問謝氏却言子雲之說不然曰他緣是快只認得量淺底意思便說將去無所往而不利無所適而不通無所為而不成無所受而不可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之大槩即此便是如上蔡只認得箇富貴不能淫驤○集義

子語魯太師樂章

問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髙下相濟而和既是清濁髙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皦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説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處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

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鍾一宮合得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南升

儀封人請見章

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

便見得聖人出大抵當周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見之至之云到孟子時事體又别如公都子告子萬章之徒尚不知孟子况其他乎曰然道夫

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説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覿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

以此南升

子謂韶盡美矣章

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是樂之聲容都盡美而事之實有盡善未盡善否曰不可如此分説便是就樂中見之蓋有這德然後做得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却如何做得這樂出來故於韶之樂便見得舜之德是如此於武之樂便見得武王之德是如此都只是一統底事燾

或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

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强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深淺而治功亦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大凡道理須寬心看使各自

開去打疊了心胷安頓許多道理在裏面高者還他高下者還他下大者還他大小者還他小都歷歷落落是多少快活道夫

叔蒙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曰意思自不同觀禮記所説武王之舞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成而南又做箇轉歸南意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又分六十四箇做兩處看此舞可

想見樂音須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武須有些威武意思又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為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耳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又如黄帝大段用兵但古人用兵與後世不同古人只趲將退便是贏那曾做後世樣殺人或十五萬或四十萬某從来不信謂之多殺人信有之然指定數四十萬必無此理只如今安頓四十萬人亦自大段著地位四十萬人也須會走也須

爭死如何掘箇窟去埋得許多賀孫

子善問韶盡美矣一章曰後世所謂文武之舞亦是就韶武舞變出来韶舞不過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恁地和平底意思武舞不過象當時伐商底意思觀此二箇意思自是有優劣但若論其時則當時聚一團惡人為天下害不能消散武王只得去伐若使文王待得到武王時他那舊習又不消散文王也只得伐舜到這裏也著伐但恐舜文德盛其

徒或自相叛以歸之亦未可知但武王之時只得如此做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性是自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其實只是稟資略有些子不相似處耳恪

韶與武今皆不可考但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也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是也看得此歌本是下之人作歌不知當時如何取之以為樂却

以此勸在下之人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得蓋是象伐紂之事其所謂北出者乃是自南而北伐紂也看得樂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故武所以未盡善又云樂聲也易得亡失如唐太宗破陣樂今已不可考矣南升

問集注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如何是美之實曰據書中說韶樂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此

是韶樂九章看他意思是如何到得武樂所謂武始而壯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天子與夫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意思與韶自是不同廣集注○

善者美之實實只是事是武王之事不稱也舜之德性之武王反之是他身上事與揖遜征伐不相干但舜處武王時必竟又別明作

問善者美之實曰實是美之所以然處且如織出絹與布雖皆好然布終不若絹好問性之反之似此精微處樂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是自家不識他樂所以見不得側

問善者美之實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

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必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曰旣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必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淳

或問韶武善美之別曰只就世俗論之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耳以樂論之其聲音節奏與功德

相稱可謂美矣善則是那美之實又問或說武王之心與舜一般只是所行處與心相反所以有盡善未盡善之别曰聖人固無兩心烏有心如此而所行相反者且如堯之末年水土之害如此得舜承當了天下遂極治紂之時天下大亂得武王仗仁義誅殘賊天下遂大治以二聖人之功業論之皆可謂盡美矣然其美之實有盡未盡者只是舜較細武王較粗些然亦非聖人實要如此只是所遇之時不同耳個

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恐舜
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
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乘
黎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
告于受則商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
迷爾道夫問吳氏裨傳謂書序是後人傅會不足信
曰亦不必序只經文謂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
既訖我殷命則是已交手爭競了紂固無道然亦是

武王事勢不相安住不得了仲虺告成湯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則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為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避不得道夫

或問盡善盡美說揖遜征誅足矣何以說性之反之處曰也要尋他本身上來自是不同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强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好銖

問子謂韶盡美矣章引程氏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使舜遇湯武之時不知如何曰只怕舜德盛人自歸之若是大段負固不得已也須征伐如伐苗是也又問舜性之湯武反之地位亦自不同曰舜之德如此又撞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着不好時節銖

問堯舜在湯武時還做湯武事否曰堯舜且做堯舜看湯武且做湯武看看得其心分明自見得可學

湯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㑹

問武未盡善曰若不見得他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

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

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雖非後學所敢議然雖細

讀其書恐亦不待聞樂而知之也請問曰以書觀之

湯必竟反之工夫極細密但以仲氏稱湯處觀之如

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慚德覺見不是

往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踈其數紂之罪辭

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賜

或問武未盡善一段先生以所答示諸友云看得如何皆未有所答次問祖道答曰看来湯武也自别如湯自放桀歸来猶做工夫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昧爽丕顯旁求俊彦刻盤銘修人紀如此之類不敢少縱武王自伐紂歸来建國分土散財發粟之後便只垂拱了又如西旅之獒費了太保許多氣力以此見武王做工夫不及成湯甚遠先生所謂覯詩書可見者

愚竊以為如此先生笑曰然某之意正如此祖道

問范氏以為德不同謝氏以為時不同游氏以為事不同三者孰是曰畢竟都有些子如何得同楊氏曰武之武非聖人之所欲横渠亦曰征伐豈其所欲此說好榦。集義

居上不寛章

子升問居上不寛曰寛字難識盖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寛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寛盖寛行於

五教之中也木之

居上不寬三句句末之三字是本有其本方可就其本上看他得失厚薄若無其本更看箇甚麼明作

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以為觀者矣蓋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他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他

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醋須是酸方就他酸之中看那箇釅那箇淡若只似水相似更論量箇甚麽無可說矣僩

問居上不寛一章曰才無那寛敬哀三者便是無可觀了把什麽去觀他惟有三者方可觀其至與不至盡與不盡行此三者之得失也但看何以觀之字便自見得觀字去著燾

希真問吾何以觀之哉章曰如寛便有過不及哀便有

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有上面這箇物事方始就這上見得他得失若無這箇物事却把甚麽觀得他恪

榮問吾何以觀之哉曰居上緊要在寛為禮緊要在敬臨喪緊要在哀三者俱無則居上為禮臨喪却似不曾一般將以何者觀之哉言將甚底看他他都無了

銖○去僞録云居上只要觀他寛為禮只要觀他敬臨喪只要觀他哀今皆無之無可觀矣

朱子語類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陸潮愈

朱子語類卷二十六

論語八

里仁篇上

里仁為美章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為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他則皆就心德上說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

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 僩

問里仁為美論語孟子注不同如何曰論語本文之意只是擇居孟子引来證擇術又是一般意思言里以仁者為美人之擇術豈可不謹然亦不爭多問美是里之美抑人之美曰如云俗美一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耻

者多便是那鄉村不好這章也無甚奥義只是擇居而已然里仁字也差異淳

問里仁為美孟子引用自要說下文安宅謝氏說論語本意不是如此曰若這般說話也要認得本旨是了若如孟子說也無害如謝氏也無害賀孫

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證如何曰聖人本語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是合著事劉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遽遷邪曰古人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聖人言語說得平正必欲求奇說令高遠如何今人說文字眼前淺近底他自要說深在外底他要說向裏本是說他事又要引從身上来本是說身上事又要引從心裏来皆不可寓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問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此四句都相屬知者則知天理之為是而必

循之知人欲之為非而必去之所以能處約處樂而不至於濫與淫曰如此說時便是硬去做都不見利仁底意思如安仁者他便是仁了更不用說如所謂利仁者是真箇見得這仁愛這一箇物事好了猶甘於芻豢而不甘於粗糲若只是聞人說這箇是好自家也髣髴見得是如此却如何得如芻豢之悅我口如何得利仁底意便只是硬去做了燾

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

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義剛。賀孫錄云亦有作能勉强一時者

至之問仁者安仁曰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知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處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這便是利仁時舉

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别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

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壮祖

晞遜問所謂利仁者莫是南軒所謂有所為而為者否曰有所為而為不是好底心與利仁不同仁者安仁恰似如今要做一事信手做將去自是合道理更不待逐旋安排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

待安排布置待得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便與上不同又云有為而為之正是說五覇假之也之類賀孫

仁者温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為之而所為自帖帖地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升卿

蕭景昭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唯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銖

仁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顔子曾子得仁

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

則仁勝上蔡則知勝升卿

或問仁者心無精粗内外遠近之間曰若有便成兩段

此句為仁者安仁設節集義。

或問仁者心無内外遠近精粗之間如何曰仁者洞然

只是一箇心所以無内外精粗遠近之間然須看自

家有間底心是如何然後看無間底心是如何又問

無内外之間是如何曰表裏如一又問如何是遠近

精粗之間曰他當初若更添高下顯微古今這樣字也只是一理又問纔有些箇攙絶間斷便不得曰纔有私意便間斷了所以要克己復禮便是要克盡私意蓋仁者洞然只是這一箇心如一椀清水纔入些泥有清處有濁處又問上蔡解此段只是論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先解這一段方連上面説曰看他文義須是包上面説方得相貫然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須著自去看

問不能無遠近精粗之間如何曰亦只是內外意思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這段分別説極通透上蔡尋常説有過當處此却他人説不到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句以為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歎云此公見識直是髙利仁貪利為之未要做遠底且就近底做未要做精底且就粗底做問安仁者非顔閔以上不知此味便是聖人之事乎曰是須知非顔閔以上不知此味到顔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

到安處也寓

問安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性之未動既皆至理所存情之既發無非至理所著利仁固是審於既發莫更著謹於未發否曰若未發時自著不得工夫未發之時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問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是他許多不好物事都已發了只白地壅遏得住所以非獨不得為仁亦非求仁之事曰是如此賀孫

問上蔡云安仁非顏閔以上做不得顏閔似未至安仁

曰亦見此意思可學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章

蕭景昭說此章先生云注中引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如何答云只是好惡當理便是公正先生曰程子只著箇公正二字解某恐人不理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于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于理也時舉

問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曰今人多連看公正二字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茍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個

居父問仁者動靜皆合正理心有定則凡可好可惡者皆湊在這則子上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

以說得其公正是也惟公然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主處賀孫

問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絶無私係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

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南升

苟志於仁章

問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竊謂學者有志於仁雖其趣向已正而心念未必純善而無過差纔有過差便即是惡豈得言無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人傑

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面説志於仁則能無惡此

叚說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友言不合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叚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来濶凡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也若志得来泛泛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又恥惡衣惡食亦有數樣今人不能甘粗糲之衣食又是一樣若恥惡衣惡食者則是也喫著得只是怕人笑羞不如人而已所以不足與議倜

苟志於仁矣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或云過非心所欲為惡則心所欲曰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明舆

楊氏云苟志於仁矣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先生問學者過與惡如何分别曰過非心所欲為惡是心所欲為曰惡是誠於中形諸外所以異也銖

富與貴章

或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此語

固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踈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 學蒙

審富貴而安貧賤者言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他底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

蓋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譬如人作折本經紀相似銖

問君子當得富貴所謂不當得而得者乃人君不能用其言徒欲富貴其身曰富貴不以道得之不但說人君不用其言只富貴其身如此說却說定了凡是富貴貧賤有不當得而得者皆不處不去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亦是不當得之富貴須且平說不要

執定一事又終食造次顛沛一句密似一句須至傾

覆流離之際亦不違仁也南升

文振問富與貴一章曰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若曰是

諂曲以求之此又是最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設有

自到我面前者吾知其有一毫不是處也不可處譬

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将出来賣只要

三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去買惟到這裏見得

破方是有學力聖人言語豈可以言語解過一遍便

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時舉

問貧賤如何是不當得而得之曰小人放僻邪侈自當得貧賤君子履仁行義疑不當得貧賤然却得貧賤這也只得安而受之不可說我不當得貧賤而必欲求脫去也今人大率於利雖不當得亦泯默受之有害則必以為不當得而求去之矣君子則於富貴之來須是審而處之於貧賤則不問當得與不當得但當安而受之不求去也問此二節語猶云怨有不讎

而德無不報之意否曰然蓋於富貴則有所不處於貧賤則必受之而不辭也僩

問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去字或讀作上聲可否曰自家離去之去去聲讀除去之去上聲讀此章只是去聲義剛

君子去仁之去只音去聲如孟子去齊之去我元有而自離去之也若作上聲則是除却賀孫○明作錄云是除却了非也

富與貴貧與賤一章某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

斷得下方有用工處先生喜曰這裏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

又問惡不仁者直是如此峻潔曰只縁是不要一點不仁底事著在身上又曰如此看得方是炎

子善問此章曰且如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明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不違底意思不處不去乃是立脚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若上面無立脚處了其他可見一作下面工夫無縁可見聖人之

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工方可恪

先生因寓看里仁篇云前面幾段更好熟看令意脈接續因問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苟且莫只就人情上說否曰苟且是時暫處苟可以坐苟可以立令此心常存非如大賓大祭時也問曾子易簀莫是苟且時否曰此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寓

敬之問富貴貧賤聖人教人要得分別取舍到箇真切處便隨道理做去有一般昏弱之人都只是人欲上行便是不識痛癢底人先生曰聖人這處恰似說得疎學問工夫儘多聖人去富貴貧賤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時節又如何做工夫終不成閑過了這處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君子去仁便是不成箇君子看聖人說得來似疎下面便說到細密處須是先說箇粗後面方到細處若不是

就粗處用工便要恁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剥了一重又一重去了一節又一節敬之云此章說此三句可謂緊切雖然只說存養未說仁處要是教人自體認看先生笑曰公文如此所見這裏未是極處更要去言外說道理如何得聖人這處正是說築底處正是好著力處却如此輕說過了衆人是這箇心聖人也只是這箇心存得心在這裏道理便在這裏從古聖賢只是要理會這箇物事保養得這箇

在那事不從這裏做出 寓

富與貴貧與賤方是就至粗處說後面無終食之間違仁與造次顛沛必於是方說得來細密然先不立得這箇至粗底根脚則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人更無可得說須是先能於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立得這箇粗底根脚了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奪這粗上不曾立得定更說箇甚麼正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相似若

未能無諂無驕如何說得樂與好禮却是先就粗處說上細上去僩

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粗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夔孫錄云此下云然必先無終食違仁然後造次顛沛於是

如孟子言善利之間須從間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著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略略有些些利害便

一齊放倒了某常向朋友説須是就這上立得脚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縱説得道理也没安頓處如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有多少事他却只就小人閒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處説為甚先要去了這箇蓋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矣又曰審富貴是義安貧賤是命賜不以道得富貴不處不以道得貧賤不去是説處這事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主宰處終食造次顛沛是操存處李先生說得好端蒙

問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一章曰如孔子言此便是自平居時說到那造次顛沛之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處却又說急處有打得過時如閒居時却有照管不到處或失之燾

周李卿問造次之義曰杜預謂造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謂過信為次亦只是苟且不為

久計之意義剛

蜚卿問注云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取舍之分益明如何曰此言内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行則内何以為田地根本内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為之摇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内守不固者可學

問明道云不以其道得之冨貴如患得之文義如何曰

如患得之是患不得之將此得字解上得字必大○集義

我未見好仁者章

問好仁即便會惡不仁惡不仁便會好仁今並言如何曰固是好仁能惡不仁然有一般天資寛厚温和底人好人之意較多惡人之意較少一般天資剛毅奮發底人惡人之意較多好人之意較少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這箇便是好惡樣子問此處以成德而言便是顏子得一善拳拳服

屑曾子任重而道遠與啓手足處是這地位否曰然

好仁者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其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亦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毫髮加諸已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為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

重好仁非顏曾未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

問此一章曰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雖略有輕重然惡不仁者到得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便亦是仁了二者以資禀言之其寬弘靜重者便是好仁底人其剛毅特立者便是惡不仁底人時舉曰利仁者即是好仁者否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事時舉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是言未見用力底人還是未見用力而

力不足之人曰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用力於好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昬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之見可見用力者難得也

問好仁惡不仁是有優劣否曰略有之好仁者自有一般人資質較寛和温厚惡不仁者自是有一般人資稟較剛果決烈然而皆可謂之成德横渠言好仁惡不仁只是一人說得亦好但不合聖人言兩者字必竟是言兩人也

問好仁惡不仁有輕重否曰也微有些〻輕重好仁是他資質寛厚和重惡不仁是剛毅方正好仁則於仁與禮上多些〻惡不仁則於義與智上多些〻好仁只知有仁而不見那不仁来害他惡不仁是曾得知這病痛惟恐来害他略與安行強行相似好仁是康強底人平生未嘗病亦不知有病痛惡不仁是曾被病害知得病源惟恐病来侵著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

實_僩

問好仁者如顔子惡不仁者似孟子否曰好仁者與惡不仁者本無優劣只是他兩箇資質如此好仁底人是箇温柔寛厚底資質只見得好仁處好不甚嫌那不仁底他只見得好仁路上熟惡不仁者便是箇剛勁峭直底資質心裏真箇是惡那不仁底事好仁底較强些子然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_僩

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好仁者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

聖人之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所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畧畧恁地好仁惡不仁底又曰伯夷是惡不仁底柳下惠是好仁底也無大故優劣 夔孫

因論好仁惡不仁曰此亦以資質而言蓋有一等人只知好仁更不管惡不仁事一等人專是惡不仁意思多然其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則所為必無不仁矣然必竟好仁者終是較得便宜緣他只低著頭自去做了惡不仁者却露些圭角芒刃得人嫌在如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於好仁横渠是惡不仁 燾

問好仁惡不仁莫只是一樣人否曰把做一樣說也得

把做兩様看也得也有那好仁底人也有那惡不仁底人如伯夷便是惡不仁底柳下惠便是好仁底因言此數段皆是緊要處須是把做箇題目只管去尋始得尋来尋去将久自解有悟如喫物事味味皆好却須知道那一般最好其所以好是如何方是義剛

好仁者無以尚之言好之深而莫有能變易之者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言惡之篤而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己此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自己上事非是

專言好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 端蒙

好仁者無以尚之只是將無以加之来說此與惡不仁一段相對旣是好仁便知得其他無以加此若是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物皆有好便是不曾好仁若果是好仁便須天下之物皆無以過之亦有解作無一物可以易其所好者蓋只是好仁一件方可謂之好仁所以言我未見好仁者徐元震問惡不仁如何曰只謂惡不仁本不是仁只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便是仁了僩

好仁者與惡不仁者便别如好仁者則真能好之惡不仁者知不仁之可惡而不知好仁故别壽昌

好仁者便髙了惡不仁者如見白黒相似吾好白者只取白者彼黒者便自從一邊去如好白而不取白只管地去疾黒者則亦淺矣孔子言仁處皆是用力處

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聳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却不大

故用力佐

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旦奮然用力不患力之不足曰須是立志為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德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来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

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暖在這脚上脚便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聖人又説道亦有一般曾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可見昏弱之甚如這般人也直是少敬之問這章聖人前面説箇向上底中間説箇能用力而無不足底又説到有用力而力不足底有許多次第所以深警學者否曰也不是深警學者但言成德之事已不可見而用力於仁

者亦無之寓

敬之問好仁惡不仁至我未之見也此不出兩端好仁惡不仁者是真知得分明此身常在天理上下面説有能一日用力及力不足者皆是正當分別天理人欲處著工夫又説里仁前面所説都是且教人涵養別須更有下工夫處曰工夫只是這箇若能於此涵養是甚次第今看世上萬法萬事都只是這一箇心

又曰今夜説許多話最要緊所謂講學者講此而已

所謂學者學此而已 賀孫

問集注云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舉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絶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吾身此亦只是利仁事否曰然問上蔡謂智者謂之有所見則可有所得則未可如此則是二者乃方用功底人聖人何以為未之見曰所謂未有得者當已見得仁如此好了貪心篤好必求其至便喚做有所得未可問集

注於好仁惡不仁云皆成德之事所以難得而見若說未有得如何又謂之成德曰若真是好仁惡不仁底人已是大段好了只是未喚做得仁問這雖說是成德莫亦未是十全否曰雖未是十全須已及六七分了賀孫集注。

問集注云是成德之事如何曰固是便是利仁之事問這處地位便是在安仁之次而利仁之熟也曰到這裏是熟又未說到安仁安仁又別寓

問集注前後說不同前說能用力於仁未見其力有不足者後說有用力而力不足者既曰用力亦安有昬弱欲進而不能者曰有這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夫子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說此等人冉求力可做却不自去著力耳閒或有曾用力而力不足底人這般人亦是難得某舊只說得有能一日用其力一句後知其未穩大段費思量一似蟻鑽珠模樣鑽来鑽去語脈却是如此方見

得兩箇未見字不相礙寓

問集注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以泳觀之亦有始立之志不足以帥久縱之氣者曰也是志不足問養得志完全時只在持守否曰持守體察講學考索凡聖人所說底皆著去做問須有一箇本領曰貫通處只是敬問南軒云敬字貫通動靜而以靜為本曰那是就那主靜上說閑時若靜坐些些小也不妨因舉明道教上蔡且靜坐彼時却在扶溝縣學中明道言某只是

聽某說話更不去行上蔡對以無可行處明道教他且静坐若是在家有父母合當奉養有事務合當應接不成只管静坐休胡泳

一日諸生講論語至此章有引范氏之言者曰惡不仁者不若好仁者之為美也又援吕氏之說以為惡不仁者劣於好仁者蓋謂孔子以好仁無以尚之故以惡不仁者之為劣也曰惡不仁者亦不易得但其人嚴厲可畏不如好仁者之和易也正不須將好仁惡

不仁分優劣聖人謂好仁者無以尚之非以好仁者為不可過也謂人之好仁如好好色更無以尚之者此誠於好仁者也其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加乎其身者惡不仁如惡惡臭唯恐惡臭之及吾身其真箇惡他如此非是且如此惡他後又却不惡他也去偽。集義

人之過也章

黨類也偏也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觀此則仁與不

仁可知君子過於厚厚雖有未是處終是仁人或問過莫是失否曰亦是失也 去僞

問觀過知仁一章曰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謂如一人有過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是過於薄過於厚底雖是不是然可恕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底便不得便是不仁了知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 燾

非是專要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 炎

觀過斯知仁此仁字是指慈愛而言淳

問里仁數章說仁自有淺深輕重曰固是如觀過知仁之仁只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便見只是慈愛底仁如里仁為美却是那全底義剛

問觀過知仁曰先儒說得仁來大了學者只管逐句愛說深不知此仁字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好底人無私意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

在不好底人有私意便無過也不敢保他有仁如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理會錯了無甚蹊蹺故易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說此亦是觀過知仁意淳

或問觀過斯知仁這仁字說得較輕曰也只是此理所以伊川云君子常失於厚過於愛厚字愛字便見得仁湖南諸公以知覺做仁說得来張大可畏某嘗見人解麒麟之於走獸云麒麟獅子也某嘗以為似湖

南諸公言仁且麒麟是不踐生草不食生物多少仁
厚他却喚做獅子却是可畏但看聖人將仁字與義
字相同說便見南升
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
之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
失聖人本意矣禮記與人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
迫切人傑
性之間此章曰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然是過然

亦是從那仁中来血脉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則與仁之血脉已是斷絕其謂之仁可乎時舉

問過於厚與愛雖未爲中理然就其厚與愛處看得来便見得是君子本心之德發出来曰厚與愛畢竟是仁上發来其苗脈可見南升

此段也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小人過於私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嚴小人過於縱觀過斯知義矣方得這般想是因人而發專指

仁愛而言也 僩

問伊川謂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愚謂此與禮與其奢也寧儉同意曰近之 人傑

或問伊川此說與諸家之說如何曰伊川之說最善以君子之道觀君子則君子常過於愛失之厚以小人之道觀小人則小人常過於忍失於薄如此觀人之過則人之仁與不仁可知矣又問南軒謂小人失於

薄傷於忍豈人之情也哉其所陷溺可知矣此云陷溺如何曰他要人自觀故下陷溺二字知所陷溺則知其非仁矣問南軒作韋齋記以黨為偏云偏者過之所由生也觀者用力之妙也覺吾之偏在是從而觀之則仁可識矣此說如何曰此說本平易只被後來人說得別了 去偽

問昨與劉公度看南軒為先生作韋齋記其間說觀過知仁一段以所觀在已及洙泗言仁論又以所觀在

人不知二說先生孰取曰觀人底是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即是此意又問不知此語還是孔子說否曰固不可知只是有此理曰以琮觀之不如觀已底穏貼曰此禪話也曰琮不識禪話但據已見思量若所觀在人謂君子常過於厚小人常過於薄小人於其黨類亦有過於厚處恐君子小人之過於厚薄上分别不開故謂不如只作觀已說較靜辨曰有觀字有過字有知字不

知那箇是仁或謂覰便是仁事在那裏曰如琮鄙見
覰字過字知字皆不是仁仁字政與過字相對過則
不仁仁則不過蓋黨是已私仁是天理識得過底是
已私便識得不過底是天理曰如此則却常留箇過
與已私在傍邊做甚琮曰此是聖人言知仁處未是
言為仁處曰此是禪學下等說話禪門髙底也自不
肯如此說一部論語何嘗只說知仁便須有下手處
請自思量別處說仁還有只言知仁底意思否琮

朝聞道章

問朝聞道道是如何曰道只是眼前分明底道理賀孫

問朝聞道而可夕死莫須是知得此理之全體便可以了足一生之事乎曰所謂聞道亦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至此雖便死也不妨明道所謂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須是實知有所得方可寓

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大者易曉於細

微曲折人須自辨認取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不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又云所謂聞者通凡聖而言不專謂聖賢然大率是為未聞道者設且如昨日不曾聞今日聞之便是程子所謂人知而信者為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知後須要得得後方信得篤夕可死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明作

問集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然嘗思道之大者莫過

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有義有别有信學者茍至一日之知則孰不聞焉而即使之死則亦覺未甚濟得事然而所謂道者果何處真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得而遂死亦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但公說未甚濟事者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

曰所謂聞者莫是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幽而鬼神顯而人事無不知否曰亦不必如此大要知得為人底道理則可矣其多與少又在人學力也曰看得此章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曰然若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虚死也不虚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　壯祖

問朝聞道如何便夕死可矣曰物格知至則自然理會

得這箇道理觸處皆是這箇道理無不理會得生亦是這一箇道理死亦是這一箇道理恪

問夕死可矣雖死亦安無有遺恨曰死亦是道理南升

朝聞道夕死可矣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為聞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燾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若是聞道則生也得箇好生死也得箇好死問朝夕固甚言其近然既聞而非久即

死莫多有不及事之悔否曰猶愈於不聞胡泳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所謂夕死可者特舉其大者而言耳蓋苟得聞道則事無小大皆可處得富貴貧賤無所往而不可故雖死亦有死之道也此說與集注少異讀者詳之。時舉

守約問伊川解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不知如何曰朝聞道則生得是死便也死得是若不聞道則生得不是死便也恁地若在生仰不愧俯不怍無纖毫

不合道理處則死如何不會是賀孫。集義

朝聞道夕死可矣二先生之說初無甚異蓋道却是事物當然之理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

先生顧安卿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恐是記者之誤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自是見蓋物物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義剛曰理在物見在我曰是如此義剛。淳錄云實理與實見不同蓋有那實理

人須是見得見得恁地確定便是實見若不實見得又都閑了

賀孫問聞道自是聞道也無間於死生曰如何是無間於死生曰若聞道生也得死也得曰若聞道而死方是死得是死是則在生也都是若不聞道在生也做不是到死也不是吾儒只是要理會這道理生也是這理死也只是這道理佛家却說被這道理勞攘百端費力要掃除這理教無了一生被這理撓一生被這心撓問伊川說此一段及呂氏說動容周旋中禮盛德

之至君子行法俟命是此意否曰這是兩項動容周旋中禮這是聖人事聞道自不足以言之自與道為一了自無可得聞行法以俟命是見得了立定恁地做問伊川云得之於心是為有得不待勉强學者須當勉强是如何曰這兩項又與上别這不待勉强又不是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只是見得通透做得順便如所謂樂循理底意思問曾子易簀當時若差了這一著喚做聞道不聞道曰不論易簀與不易簀只論

他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平日已是聞道那時萬一有照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聞道到那時也不到會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賀孫

士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曰固有這般半上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變遷了這箇最不濟

事義剛

衆朋友共説士志於道以下六章畢先生曰此數章如尹和靖程子所注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看着似平淡子細去窮究其味甚長義剛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文矩問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時舉

義之與比非是我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比謨

敬之問義之與比是我這裏所主者在義曰自不消添語言只是無適無莫看義理合如何處物為義只看義理合如何區處他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賀孫

南軒說無適無莫適是有所必莫是無所主便見得不安程氏謂無所往無所不往且要義之與比處便安了曰古人訓釋字義無用適字為往字者此適字當如吾誰適從之適音的是端的之意言無所定亦無

所不定爾欽夫云吾儒無適無莫釋氏有適有莫此亦可通大雅

問上蔡所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凡事皆有一箇合宜底道理須是見得分明雖毫髮不差然後得是當曰義即宜也但須處得合宜故曰處物為義南升

先生問謝氏謂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如何看義剛云只是隨事物去量度不是倚於義曰只是把心去看

是與不是義剛因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容心但聖人是有箇義佛老是聽其自然是恁地否曰聖人也不說道可也不說道不可但看義如何耳佛老皆不睹是我要道可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得義剛

君子懷德章

懷刑只是恶不善不使不善之事加乎一身南升

君子懷刑言思刑法而必不犯之如懼法之云爾端蒙

君子懷刑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肅政教之類皆是

或謂如問國之大禁而後敢入是否曰不必如此說

只此懷刑一句亦可為善如違條礙貫底事不做亦

大段好了　明作

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刑者

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先生默然

良久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

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

修飾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皆為其知有所畏也某因思集注言君子小人趨向
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只是小人之事莫非利己之事
私也君子所懐在德則不失其善至於刑則初不以
先王治人之具而有所憎疾也亦可借而自修省耳
只是一箇公心且如伊川却做感應之理解此一章
文義雖亦可通然論語上言君子小人皆是對舉而
並言此必不然也先生又言如漢舉孝廉必曰順鄉

里肅政教肅政教之云是亦懷刑之意也某因思得此所謂君子者非所謂成德之人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為君子如此則為小人未知是否壯祖

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看尹子之說得之若一串說底便添兩箇則字惠字下又著添字又問懷刑曰只是君子心常存法大抵君子便思量苦底小人便思量甜底又有一說懷刑作恤刑懷德作施德要之不如

好善而惡不仁者是_㽦

故於利而行章

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南升

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閎祖

或說放於利而行義剛云此非斷斷然為利但是依放

那利行是外不為利而内實有為利底意思曰才是放時便是為利了豈有兩樣若是外不為利而内實為利則是為利尤甚於斷斷然為利者義剛

放利多怨或問青苗亦自便民何故人怨曰青苗便是要利息所以人怨明作

能以禮讓為國章

讓是那禮之實處苟徒跪拜俯伏而以是為禮何足取信於人讓者譬如凡事寧就自家身上扶出些子辭

尊居卑辭多受少底意思方是禮之實賜

不能以禮讓爲國是徒能進退可觀容止可度及到緊要處却不能讓雖有這繁文末節處亦無用亦不得謂之禮僩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拳跪曲拳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僞爲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僞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

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問如禮何一句從來諸先生都說得費力今說讓是禮之實則此句尤分明日前輩於這般處也自濶畧才被說得定了便只是是也賀孫

問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諸家解義却是解做如國何了曰是如此如諸家所說則便當改作如國何大率先王之為禮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爾其如禮何謨

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爲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爲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爲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爲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況爲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何以爲國南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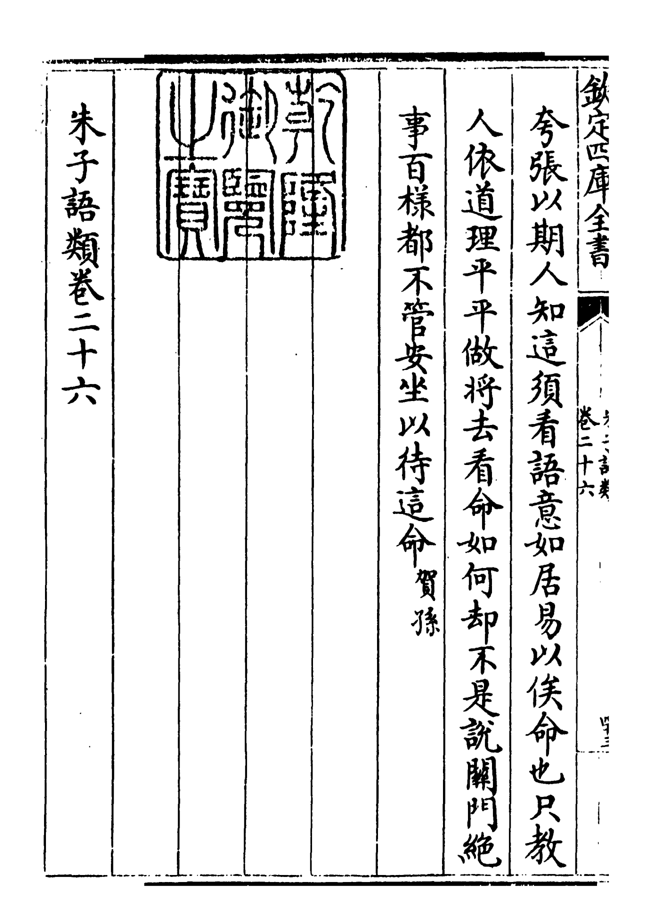
義剛說禮讓爲國一章添不信仁賢哢百姓從巳之欲等語曰此於聖賢本意不親切一家讓一國興讓此

只是說我能如此禮遜則下面人自是興起更相遜讓如此則為國何難之有未說到那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處在如東坡說敢教化中一段亦自好其說雖粗道理却是恁地而今人好玄妙劉地說得無形無影却不如只粗說較强良久歎息言今日不能制民之産已自不是民自去買田又更收牙稅是甚說話古人禁人聚斂今却張官置吏惟恐人不來斂如此却何以責人謙遜義剛

不患無位章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若有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南升

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這箇須看聖人所説底語意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看聖人語意了又看今人用心也有務要人知者只是看這語意差便要如此所謂求為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非是要做些事便要



夸張以期人知這須看語意如居易以俟命也只教人依道理平平做將去看命如何却不是說關門絕事百樣都不管安坐以待這命賀孫

朱子語類卷二十六